養一齋文集

養一齋文集卷第八

武進李兆洛

書

與鳳臺紳士商興修事宜書

昔者單父致治厥有父事之人武城作宰亦重得人之益蓋令雖爲親民之官而其情終不能親於同閭共里朝夕聚處之人令長誠欲隨宜致治未有不資於邑中賢士君子相與輔導引翼以成之者也兆洛受事日淺未得與邑中賢士君子相接側聞諸君子類多富而好

禮見義必為進退不苟為鄉邦之望甚敬慕焉今日鳳臺之地可謂凋敝矣其民貧其俗悍其公事廢弛其風氣僻陋夫桑梓之邦殷盛完安人物茂美使聞者企踵談者稱羨人情之所願也若善不足稱而敝惡有餘令都邑之士至相指引以為詬病諸君子得毋亦有懟然於中者乎兆洛既受

天子命來宰此土誠不量其力欲轉貧為富起敝為隆易廢弛以整肅化僻陋以彬雅而才識短淺未知所濟夫陳規設矩從令者賞不率者誅邑宰之任也為之表

諄以誘進愚惰使潛移默轉各相勸勉此邑中賢士君子之責也特罄管見條其大端以相商搉其可行者即爲抉剔願各抒誠盡心毋吝往復

一地利宜講求也民之貧由於不耕不耕則無業無業則惰游以惰游之民而廹之以飢寒不爲盜賊不止矣盜賊且爲之其他作奸犯科之事又何所不爲乎此獄訟之所以繁興也鳳臺地廣人稀非無可耕之地也其地又非不可耕之土也自漢迄唐宋淮南北耕屯常爲天下最玉海稱下蔡城北有眉陂大葭陂等皆溉田數

百頃蓋卽今闞疃萬福集等處濱湖之地兆洛雖涖任未久然於縣境所至巳無不周歷所過之地卽詳觀地形察視土脉訪問農圃方百餘里間平如手掌土膏沾潤豐歲畝收數石其所以不講墾治者緣于易潦易旱所以易潦易旱者由於百餘里間無溝渠以洩之無堤防以衛之然則欲民之勤於農必使其歲歲有秋欲其歲歲有秋必自開溝築堤始矣且鳳臺之開溝築堤其施功易於他處數倍山東直隸之地地勢高仰旁無水源開渠雖深所蓄有限不足資戽救江蘇浙江之地也

勢窪下衆水爭赴築隄雖厚每患沖决鳳臺北鄉之水非有洪源巨滙也祗因蒙城一帶亦無溝洫流潦暴集下流宣洩不及遂漫溢平原耳有渠道以利其下流則立數尺之堤便足爲防禦故曰築堤易也迤北田畝地形雖稍高然以水平測之高於淮水不及一丈比年淸口不暢淮水每夏必大漲又迤西有西肥河亦足資灌溉但開五尺之渠便足下引淮水旁引肥河故曰開溝易也乾隆初邑令鄭君嘗請帑開黑泥𧭢溝諸河而數十年賴其利今已盡淤故十歲而九災鄭君但知開溝

而不知築堤夫田無塍岸每一雨水挾泥而下水稍漫溢則盜竊田中之泥而聚之於渠故不數年而渠盡湮塞也今誠有渠有堤則渠可不湮非止數十年之利而已又鳳臺之地薪樵乏少故陶冶之利不興其實濱淮之地可種楊柳濱湖之地可種蘆葦八公四頂諸山可以種樹木培植數年便成大利如此則此間之民可耕可樵可工可賈而游手者少矣游手者少則作力勤勤則富富則廉恥生廉恥生則獄訟清矣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諸君子豈無意乎

一讀書宜鼓舞也淮南文學稱盛於西京而今則自明以來科甲閒絕蓋緣讀書者少無所漸染耳縣故有循理書院而廨舍寥少僅能容十數人又膏火頗薄不足給領飲食之費令旣不以為事而山長亦視為具文甚可歎也兆洛意欲擴而大之令可容百餘人更籌經費以益膏火之資並花紅之賞延請名流勤切砥礪至於鄉曲坊巷兆洛肩輿所過從未聞誦讀之聲夫詩書之氣少則桀驁之氣生其不明理義不顧法令掀詐逞凶皆由于此意欲于各鄉市集等處建立義學或官為延

師或紳士公爲聘禮農民之子欲讀書者聽其送入其才質可造者卽送入書院肄業以觀造就焉

一保甲宜舉行也鳳臺北鄉往往數十里無村落卽有村落不過四五家七八家雖有地保相距或六七里或四五里地勢寥廓莫爲統攝此盜賊所以易匿也兆洛既已刊印戸牌添設甲長着地保申造保册然地保之勢足以稽察之而不足以勸喻之意欲于每鄉擇品行端方人所敬服者立爲鄉飲賓凡地方有爭訟須先申鄉約然後報官願諸君子各舉所知兆洛當以禮敬請

一志書宜纂修也志書爲一縣文獻所寄猶家之有譜牒也爲子孫而不知先代譜牒世系無不羞之爲邑中人士之望而于一邑文獻不能數述獨非耻乎舊志陋略已甚不足觀覽且綜核體例當與壽州同志惟分縣以後之職官人物則分載之兆洛於修志體裁頗所嫺習及此成之或不至貽譏大雅也

一名勝宜興復也都邑走集之地必有佳山水名園精舍足以遨遊寄暢流播風雅壽春于古亦一都會也八公山之草木雀離寺之　載於史冊著於歌詠而今並

闓然夫山水之性仁智所樂舞雩沂水聖賢不能忘情
蓋巖壑靈氣與心目相會最足以開發聰明陶鎔肺腑
非徒點染景物潤色志乘而已兆洛來往於八公四項
間其巖壑最爲秀美欲於八公山創八公仙院於四項
山下亞與雀離寺皆擇幽敞之地爲之結址壯闊逶徑
繚曲襍蒔花木夾之以長松茂竹招名僧法侶結跏於
其閒春秋勝日邑中人士尋芳攬勝者可以攜筇蠟屐
終日嘯咏此雖似不急之務然爲益亦甚非淺鮮也

答莊卿珊

閱甚歸甚喜仍不得見而又甚恨也吾弟謂駢體文鈔當改名吾弟未閱兆洛前序耶未閱所代作之序耶自亦未之深思耶若以爲報任安等書不當入則豈惟此二篇自晉以前皆不宜入也如此則四六法海等選本足矣何事洛之爲此嘵嘵乎洛之意頗不滿于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兩漢所謂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輕淺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詠口牙小慧譾陋庸詞稍可上口已足標異于是家家有集人人著書其於古則未敢知而於文則已離言之矣竊以爲欲

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今日之所謂駢體者以爲不美之名也而不知秦漢子書無不駢體也竊不欲人避駢體之名故因流以溯其源豈第屈司馬諸葛以爲駢而已將推而至老子管子韓非子等皆駢之也今試指老子管子爲駢人必不能辭也而乃欲爲司馬諸葛避駢之名哉報任安書謝朓江淹諸書之藍本也出師表晉宋諸奏疏之藍本也皆從流溯源之所不能不及焉者也其餘所收秦漢諸文大率皆如此可篇篇以此意求之者也此等語言本不欲自吐之冀閱之者會之吾

弟既有所疑故不敢不以告向曾與弟言序中發言偏宕恐治古文家見之不平此時想治駢體者亦見之不平則非其所料姑俟異日何如閱畢亟毀之無留枝節爲幸藉承勤定不宣

附代作駢體文鈔序　古之言文者吾聞之矣曰雲漢之倬也虎豹之文也郁郁也彬彬也非是謂之野今之言文者吾聞之矣曰孤行一意也空所依傍也不求工也不使事也不隸詞也非是謂之駢唐以前爲文者必宗秦漢唐以後皆曰宗韓退之退之亦宗

秦漢者也而裴晉公之譏退之也曰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律制而以文爲戲又曰文之異在氣骨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昔之病退之者病其才之强今之宗退之者則又病其才之弱矣然則今之所爲文毋乃開茂古而便枵腹矣乎業此者既畏駢之名而避之或又甘乎駢之名而遂以齊梁爲宗夫文果有二宗乎吾友李君申耆欲人知駢之本出于古也爲是選以式之而名之曰駢體文鈔亦欲使人知古者之未離乎駢也夫文

之道盛于周橫于秦尊於漢澆于魏晉縟於齊梁昭明隱憂之而有文選之作其言曰變本加厲可謂微而顯矣而後之論者輒以為溺卑靡之習吾焉知讀是編者不以為昭明之重儓也

答黃小仲

辱損書稔道履如宜以慰以頌春風所被小草蒙榮豈知豚犬得所依歸實亦寒門荷斯光寵惟是地居鄉僻供備多疎兆洛又不獲躬侍輿居滋其媿仄耳所示極見因材之教身心漸定一語尤是對病發藥洞見肺肝

儀禮經注連讀釋經補經一畢兩得將來能治鄭學郎

大體已具不煩瑣屑搜尋此乃向來教讀家見所未及

治經精心如是如是曷勝欽佩豚犬頑劣懼不足承教

黃嚴督之或知自奮旅客易感望風依依便羽儻逢德

音毋悋藉承尊候惟希照察

答陶巡撫

旌麾所臨草樹知喜况于荫庇屬此帡幪某忝以儒書

粗知趨向竊見古來賢達於當代大人君子負荷斯道

者無不矯首企足思一望見焉何也愛結於心求諸史

冊者既籍載而無由矣當吾世而不得一見則其於古也何慕而所自待者何薄也若幸而得蒙拂拭賜盼睞畢生之願固已大慰驅之策之無所顧惜矣某之於大公祖大人猶是也大公祖大人爲時舟楫爲民霖雨勛猷炳炳所至康濟至于心事宏偉雖不足以仰測萬一而以私所求于古人者証之固已如符節之合焉兆洛名不出里巷才不逮中下無半刺之謁無一面之雅皖江修志忽惡過聽遂齒微賤再枉幣聘其爲榮遇于古亦罕而逡巡於成命不敢自前者何也固陋之質自知

何明也兆洛受賦譾劣都無寸長從宦數年業益荒落分宜匿影蓬門贖以炳燭豈敢開堂授學欺彼後來曩年冒住暨陽徒以鄉壤望衡相距不及一舍其閒人士非關親串卽系友朋故遂徇阿昵之私竊茲講席久而益習幸不相非遂亦安之視如家舍童孫賤息提挈俱來雖誦聲唔忘其簪投又阿兄已老愛弟彌篤時月不見輒以損歎是以經月必歸歸必累日猶復一味之甘必以分餉挈榼擕壺之足相望於途兆洛犬馬之齒雖未桑榆衰先蒲柳旣疎禮節兼訥語言揮懸鶉之衣納

决踵之履夏則就風冬則負日來相就者類忘形骸合
長之庭終歲不一至必宜入謁奴子適刺而已猶恐豬
肝有累安邑屢欲辭此歸而閉關而生徒久處戀戀相
依未能恝然聊復留止不圖日月紆照有隕自天仍宥
前愆重辱雲翰移之會垣爲多士率兆洛苟有一才足
以自見一藝足以先人有不聞聲雀躍蓺離蒿艾之間
一希末曜哉揣分循涯百無一可卽欲靦䀎自進而私
曲牽之此所以捧函再拜汗懼交并而不知所以自處
者也樗櫟𧩙然匠石猥垂一盼知其不任繩墨度亦棄

之無所恡矣自恨不材之木終外裁成惟餘感激之私長鐫肌骨螻蟻微悃干冒尊嚴無任惶悚

上穆鶴舫中堂書

仁賢當國九譯聞風况兆洛居近大江南又忝叨同譜者乎海涵地負之量固非譾劣之所能頌也頃荷賜書雅頌高義何以過此游神竹素之圃提要簡編之藪身椅鈞軸心同下士何以尙之德優賢關功勒鐘鼎執事之素志也兆洛所素知也兆洛少旣無學長貧所閒自効一官內揣不能有所建豎刑是退居遂翟返所素業

課習生徒以江陰八士延主書院遂率兒孫輩來學唔
循誦久而安之迄今十六年矣幸生徒亹亹自好有為
天文地理訓詁聲音詞章金石之學者頗冀成立可以
表見而深愧孤陋不能裁之執事乃謂有古人之風滋
其顏汗矣執事翔步日月之表密勿樞廷自任以天下
之重方今海宇乂安治具畢張而草野常若有不可終
日之憂
朝廷亦若有無動爲大之意上與下之情似逼而仍隔
朝與野之氣似暢而未調當于造膝之時裕以格心之

詎值清切論思之地竭肫懇啟沃之誠則四海受帡幪而
國家苻開濟不爲近功小效之圖以收漸漬優游之益則讀書之效章名臣之業立矣可勝企禱承賜韓集校刊精雅謹什襲而藏之入便肅牋不勝惶悚惟珍護啟處以爲斯民

寄龍燮堂觀察

相逢邗上屈指十數寒暑前年賢小阮過此詢審起居康勝著述不衰深爲吾道慶慰會附一書屬其轉達久

之未奉還示或竟未達耶洛冬烘生活年復一年蕭柳之姿目以憔悴而秉燭微明猶自勉強時時爲先贊刻將湮之稿逃恨不能一一爲知已告也曩在邗上時先生向洛索此時急宜付梓之書洛以竟陵胡石莊先生繹志一書倘未傳世不可不刻先生卽於洛處攜其稿本以行未知竟得付刊否甚爲懸念此書僅此一本洛方錄副本未及十之一而先生適來遂輟筆以相託倘遺失湮沒竟致無傳何以對原下是以時時縈念形諸寤寐而相距寥遠寄聲頗難玆有敝友錢大令復齋服

官蜀中故特屬其致此且致相念之私先生若已刻乞即以數部見貽若未付梓乞即檢原本見還均交復齋大令可以無悞翹首還雲以日為歲惟求垂察不盡願言別十餘年想新刻佳書不少錄其目并示其價當屬錢君代爲價備購買也道光十三年仲冬朔日

寄錢復齋大令

聞聲之思久矣而不敢妄以竿牘溷清聽敬維政成民和獲上信友百祿駢宜爲頌洛有相識成都人龍燮堂名萬育曾任觀察喜刻書方輿紀要郡國利病書皆所

刻也罷官來揚州始相見假洛一書去云將刻之以後覓絕音耗道遠寄信甚難敢藉先生爲書郵求轉達其書未封開閱可知其詳計與龍相見已逾十年度其年今且八十聞有友言其尚在求先生爲一訪之其人尚在固佳卽已故或求其後人而致之誠得此書尚在使是平生至願能得還書乃佳也瑣瑣相瀆深非所安藉承起居惟希照察

又寄錢大令

夙仰馨香未瞻眉宇去歲由六生膺九附塵一書知尚

末徹覽茲奉華箋備承獎飾兼荷省志珍藥之賜祗領
赧然敬惟鈞候既和民物均慶入覲在即循良懋績上
簡
聖心行溥大雲以被天下翹頌翹領兆洛一麾江國遂
逾十年行業無所底而歲明稍入祗益其慚加以鄉邦
屢歉珠桂日艱事每寒心不堪聞見杞人之憂恐不第
一身也此間諸子甚有向學者析疑求是差用懽然以
樂悃燹聊堪遣日謹奉上拙刻墨搨書五種藉以就正
餘辭未歲所奉書不盡縷縷

又寄錢大令

問所泣又渡青衣江而西蜀道青天此更在青天以上斯眞壯遊足拓襟抱矣貴邑朱晝亭會合盧山地相鄰並有遺愛否還擢非久此特蹔羈耳承惠書索得繹志一書見還乃是喜從天降當是作者有靈陰相其不朽之業比又得上海顧氏集貲刊行已鳩工施手矣安得不歸功致書人也惠紬絹種種衣被無窮廉泉幾何爲此廣厦感激無量欲致停雲館初拓本覓得一部非致佳者姑代購之續見佳本當覓以奉貽附上鄙刻所

見帖正續六卷求鑒正藉以侑緘穉志刻成更當奉寄家園此時雨暘節適想甘棠所憩民物具宜天末猶思徒勞瘠瘵惟精調寢味爲國自珍丙申六月

答高雨農書

奉手書殷勤之思刻厲之詣紬之不盡惜也施之於洛非其人也洛惷固無似幸藉師友推輓之勉以自前得畧辨青黃而受性庸駑不克有所成就嶮巇之光復何所及既得衆翰始知海內眞有行出於古人文高乎當世如先生者洛當在弟子之列耳前年獲交於姚石甫

大令見先生所與書反覆讀之明體達用卓然粹然信爲一代碩儒每以誇于所知而深恨相去數千里未由一侍左右今乃博我以宏業導我以矩範則顔色若接于目謦欬若聞於耳私竊喜慰以爲不見猶見也古文義法之說自望溪張之私謂義充則法自具不當歧而二之文之有法始自昌黎蓋以酬應投贈之義無可立假于法以立之使文自營而已習之者遂藉法爲文幾于以文爲戲矣宋之諸儒矯之以義而講章語錄之文出焉則又非也荀子曰多言而類茲毋乃不類矣乎八

股義取語斂法卽古文之流弊今又徒存其法則不類
之尤者也抱此鄙陋故每有所述稱心而言意盡輒止
不足與于古文之數也然猶牽率時俗爲不由中之言
祇益赧然先生志力淳篤辭氣雍和而又洞明經綸深
識時變言必有益於世眞不朽之業矣而先生之意歉
然若更求進者此不當于文字求之也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古之人有言之者矣今亦有得之者焉
此又不能于人求之也度先生年已望七而詞氣舂容
怡豫此養氣之驗也洛年亦相若而頹唐牢落不堪自

處衰病日廹雖亦借古人以勉惕暮氣而習之所奪時復旁撓志不帥氣抑可知矣先生書去十二月朔也洛以今四月末始奉到亦未審傳達者誰何此時復書如來書所言求鎮江龔老公祖轉致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茫茫如此會合其可幾乎天涯匪遥貢思郎邇尚期良食各保道眞大著藉繳上已錄副留之矣惟希鑒察

與吳石華書

霜林去奉一書想徹覽不知霜林何以尚不還來書云冬中當相聞亦竟杳然深懸系也維履候如宜潭第均

福大著南漢紀序久成之而愧於奉寄誠不足以副盛心耳所寄之書爲友人索之已盡便希更寄數部爲望比何所述造定有新得幸相示兆洛所輯古今地名通釋已略就緒而卷帙頗重寫之苦艱又成通釋編韻一書雖少減省字尚五六十萬寫之不易刻之又無此力擬爲活字板印五六十部以爲傳留之地現在雕刻活字尚未施手冬底當可卒業成之當首以奉貽令子學業精進定亹亹逼人近所肆力者何途之從也晃士今何在亦何所業一意訓詁殊苦無餘味耳兆洛志力日

竭精氣甘薄耳目之用亦興於前而又困之以日用厄之以八股真乃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安得坐清風朗日中一澡雪胸中鬱滯乎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再奉晤歌知在何日夏中甚暑今日立秋即已爽然人氣既爽人事宜俏瑣瑣爲此亦不啻何由達之姑俟霜林之追百惟珍衛

與夏循陔書

得視朶雲如暄明月驟聞劇病乃有仙援始以驚惶繼之喜笑當縁鬼錄厭此黔婁縱以長生不復侵擾矣比

想益強健讀書作字一如往時惟當顧影爲樂開眉盡歡無從同之深以爲恨兆洛去年四月忽若類中肢體似乎不隨不過十餘日而愈而飲啖頓減精神頓萎今年乃日有起色今則盡已復原神氣亦得振作矣老不耐病乃至如此一身只要貧當健萬事休憑夢當眞眞名何也吾儕之生偷日而已豈復有事業可做惟愼防蹉跌以待金歸何時來還得再一握手笑耶辨志書塾所見帖已刻成共四冊奉寄清覽比又得常熟瞿忠宣家往來各帖極佳妙擬續刻之亦當有四卷現已屬之

省吾未知能成與否四元玉鑑晃之已盡能逼之擬爲
刻細草閱已有爲之者比已覓之未知可得否又擬爲
歷代秝術各補細草亦不甚難特尚求動手瞿忠宣公
集假諸常熟人因爲刊刻現已卒業謹奉致一部世短
意常多盖之日事煩錢苦少奈何一笑聊當面談不盡
縷縷愼衛眠食努力合名心宣

復蔣丹稜

王文成之學直接孟子非陸子靜所及而其所造似尚
不及周子大程子無論孟子也喪中食生徒以肉則記

者之陋徒以形容支戚之近情而不知其非耳大禮議之不言誠可疑然必有微言之者不能偏檢全集耳白虎通多公穀家言多經生附會之語不能據以論事至王者不臣妻父尤爲悖理王者臣諸父豈有獨不臣妻父之理至於與已一體欲得其歡心尤識陋背誕漢人因以縱恣外戚致禍亂後世已爲炯戒可不必致辨也

校正法言極是古人著書決不爲無病之呻特法言尤隱約其辭耳即以此意爲之箋疏亦讀書實事求是之法有益來學也與生甫書言賈董二子亦皆中肯莊

子只是世故太深嫉俗太甚求治太急故發之每不中節耳就其善者孔孟不易也文中子粹然無疵在濂溪明道之間特記其語者非孔門諸賢故時有舛駁不當以此集矢文中也能分別其語爲之詮釋出其眞面便當不同足下有此意否　所論輕重是也管子處此固無甚難只是輕其所重重其所輕而已今天下大患在乎無事不用銀銀一重而百物皆賤矣此其本也金生粟死古之大戒而今泄泄然莫之問誰爲言之孰令聽之一邱之貉亦且奈何乎哉

誡子書

自吾曾祖始居於此吾祖恢而大之吾父整而飭之吾兄全而保之以綿延百年貽我後之人汝父何嘗有一絲一粟裨益於其間以庇汝哉而汝居然有廬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汝等之幸不可不自知之也吾與汝伯父少小相愛相依如性命及各長大時時東西南北不能常聚然心志未嘗不同汝祖察其如此故聽其白首同居不復異財耳然十餘年來汝伯父之支撑門戶整理家計者心力交殫矣年已就衰豈能長爲汝輩作

牛馬哉故將祖產所貽均勻剖析可分者分之不可分者仍公之庶幾各有職業各知艱難此不得已之苦心可以告無罪於先人者也吾生平粗伉惟略識文字於人情曲折每不甚諳蘊瑣悉尤所不耐着衣吃飯皆賴汝兄庇廕耳年才過五十已覺衰病侵尋又婚嫁已了頗復思追逐人間不與世事欲自勉強持家作計誠不能也故以吾兄分授與我者復析為二以授汝等自今以往吾但仰食汝等不復有所關預也汝等資皆中下吾不望以功名顯榮能純純謹謹為鄉里自好之人

便是克守家法吾願足矣苟能自守已足終身飽煖不能自守雖銅山金穴豈有濟哉保家之道制節謹度而已保身之道謹言信行而已非分之想莫萌無益之事莫作此吾所常以語汝者也勉之

與祝子常　四首

足下立身行已抗心古人所處有斷限不自容其非亦不肯容人非所著作皆俊傑廉悍作作出芒燄未見深於情而不靡如足下者也人生何必時俗喜何必鬼神憐但得一二快處傾瀉肝臓發攄瑰奇亦足豪耳

諸葛武侯誡甥書曰志當存高遠棄凝滯忍屈伸去細碎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亦吾儕座右銘乎

日來畱意八股屏棄一切頓覺意有餘閒憶往時希心涉獵兀對几案寢忘衣饑輟餐問外事則腦欲裂然其所省覽迨今數之芸芸然頊頊然不能自主也勞逸之故形神之辨動靜損益之消息於此自領盡才餘于其事則見樂不足者苦之洛之才僅可於八股見餘耳

荷諸君子教益幸得厠選禮闈雖折花上苑僅得卑枝而自省編材實已逾分一日先鞭聊爲負弩敬置前席

以待諸君大名不可倖邀快意尤恐多辱蒜吾兄亦爲洛幸之耳祁生伯恬需此甚急而竟不得命也何如

答湯子屋

嬰與彥文論駢體以爲齊梁綺麗都非正聲末學競趨由纖入俗縱或類凫終遠大雅施之制作益乖其方文章之家遂相訴病竊謂導源國語及先秦諸子而歸之張蔡二陸輔之以子建蔚宗庶幾風骨高嚴文質相附要之此事雅有實詣非可貌襲學不博則不足以綜蕃變之理詞不備則不足以達蘊結之情思不極則不足

以振風雲之氣閣下近作涉興無淺言情必遥已足祧六朝追魏晉矣深之以學則士衡子建何必遠人輒陳所知以副下問悚仄悚仄

上孫制府言懷遠水利書代

懷遠依淮爲縣境內諸水皆入於淮淮治則水患悉除淮不治則水之入淮者淮不能受遂汎濫而爲患淮爲四瀆之一力能容納百川自注於海而其患至於洪澤滿泗州泛臨淮沒而莫有治淮之策者以黄河南徙與淮爲敵也治黄者藉黄以濟漕且藉淮以刷黄于是高

堰不已多爲閘垻以束之淮之下流不能暢遂則上流
瀆淮州縣之水無所歸而淮不可得而治矣歷稽往歲
自夏徂秋淮水長多消少自霜降以及冬盡日就消落
水之入淮者時或高出於淮方得相機宜議疏濬焉邑
境諸水現在情形渦河最恬靜先患淮水倒漾淮漸歸
槽無需人力洛河窰河欠河被淹處所尚與淮平疏消
須俟淮水消退以後其卽今可以施功者惟天河入淮
處之丙村澥肥河入淮處之沫河口天河斜長四十餘
里漫淹處積水寬一二里至三四里不等水深四五尺

其入淮故道舊由胡盧槩經黃水淤墊矣今春積夫挑挖乾淤未盡夫已不能容足而止而禹村岡北天河南岸有水溝月前倘作涓涓細流於彼處煞壩挑引河一道長不過四里許已接天河抵淮引河成俟淮水消落啟壩以洩天河之水仍於口門築壩以防長淮倒灌赶緊辦理經二麥無及倘可布種秋糧其經費天河兩岸居民中下之戶有丁壯者出夫中戶以上按照地畝出錢以錢給夫食及購料煞壩等用擇鄉人之有才具者理其事不經胥役之手不出三月可以集事北肥水入

縣境行一百三十里最爲綿遠其源出宿州之龍山湖入淮在鳳陽縣之沫河口本年源頭來水不甚大居民於沫河口內築壩一道淮長未至倒灌而自懷遠之大三岔以下至沫河口五六十里之間迄今一望瀰漫者以淤塞處人力不能挑挖故也查沫河口外水深一丈八尺口內半里許有土壩一道壩內之水高於外一尺自沫河口至朱家臺二里許水勢順遂自朱家臺至蔣家岡三里許水深一二尺淤深四五尺自蔣岡至陳家橋長九里寬二三里至七八里不等水深二三尺淤深

五六尺自陳家橋至靈壁縣之八埨集長十五里寬二三里至八九里不等水深三四尺淤深四五尺自八埨集至懷遠之大三岔長二十里寬三四里水深五六尺淤深二三尺按以上各處水面寬窄不一而肥河原身寬不過十餘丈外盡民田鳳陽㕔會在朱家臺集夫挑挖乾淤未盡已不能容足而止情形正與天河之葫蘆槃相類是處人力既不能挑挖而又無從改道以入淮龍亢主簿屠燕會商陳蓄水刷淤之法沫河口內土壩此時堅築堵閉而於蔣家岡陳家橋兩處各築一攔

河垻留金門以起洄雇集人夫船隻於船尾曳揚泥車船之兩旁人執伐泥器具在肥河原身內往來梭織務使乾淤活動與稀淤攪成一片俟淮水較所蓄之水低至五六尺然後口內之垻與蔣家岡所築之垻同時並啟人夫船隻乘建瓴之勢以排淤無難通者再于八搶集大三岔上下各築垻一道如前法便可一律深通屠主簿係河員出身其言似合事宜大人察其言如以為可用即飭主簿董其成而工役恭擱之需則各處守土之員是問事亦可成惟是購買工料打造伐泥器具及

雇集人夫船隻等費約須五千金又須銀錢湊手于一月以前預爲籌畫而沫河口以內五六十里之間自十八年至今六載不收其民辛苦墊隘難與謀遠非請帑不爲功合併陳明

養一齋文集卷八

養一齋文集卷第九

武進李兆洛

贈送序

贈釋夢遂序

君子之治人也還其爲人而已庸愚賢智皆人也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何也其形體同其心亦同惟能不失其心則雖其所造不同而皆不失其爲人釋老所爲與孔子異而求不失其爲人則同子思子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則素釋老亦

行乎釋老而已矣吾每見僧徒講禪律道士說修養心輒厭之以其求異於人也其言語誠樸其行事篤實泊然不以彼教自命而趨操端和心地潔白者往往樂與之處以其所學雖不同而要能不失其爲人則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耶錫山僧夢遠幼讀書可應試矣棄而爲僧能守清淨無外膠中懷坦夷涇渭自別于世俗無所慕而獨喜與吾徒遊吾友華君半樗與之善介以見薛君畫水畫水亦深許之各爲序以貽之予至錫山因再往過焉誠不謬于所聞者昔昌黎與浮屠言必引

之以聖人之道吾以爲不若與之言人之道之易直也故書此爲夢遠勗且以質諸二君

送貴州巡撫韓公序

嘉慶二十有四年四月安徽布政使韓公拜貴州巡撫之命同時僚吏懷公之德無不悵公之去如失所恃而頌聖天子知人之明誠能爲一方得人致治以佐大化而又服公之清節偉量誠足以膺主上之知行且登輔相以徧福乎天下也而公方欲然

不自足恐恐然若任之鉅事之艱而勿克稱者門下士李兆洛侍函丈聞緒論之日久因推公之意進而稱曰國家分省設官丞令守道層累而上而以按察使總其刑獄布政使總其賦用復設巡撫以兼監之巡撫之職于一省之事無所當也而無所不當要在明示好惡慎持大體而已然讞鞫之文簿會計之冊籍巡撫不能親其事也受兩司之成事以上之部一有不當巡撫與有責焉又不當博寬大之名一切委隨以相飾也巡撫于官吏有所舉錯民事有所興廢意以爲宜如此而兩司

之意或有不同即不得專行兩司之於巡撫也亦然稍有齟齬即成牽制今夫鏡之明也無蓄影故無辭照無有一物故無物不有假令鏡有毫髮之垢則其垢反着于所照之物以爲垢矣洪鑪之然也任金鐵銅錫雜投其中融液無跡及其出之也則各如其本來以就其用而鑪不任德焉公蓋游歷兩司矣所更事巡撫有年矣事之得當與否意之得盡與否必內自辨焉然則所以燭幾先圖事後泯同異消競爭者其能以無勞於慮乎且公嘗典學貴州陳臬雲南所至勤問風土嘗從容語

兆洛曰雲貴之地苗獞雜居種類至多言語侏僑舛坐獄于庭惟賴通譯不得其情或以釀釁又地產五金置礦局采有衰旺人有情僞非深悉隱曲爲之調劑累民累官公私交困往往由此而兆洛閒嘗讀明史萬歷時水西之擾兵連數年與五省之甲易三大師僅而後定我

國家德威四洽梟獍革心然亦時有蠢動則所以量地設險建威銷萌其道尤不可不預此亦公思慮之所及而應默籌之于未事之先者歟若夫位益高志益下則

固撝謙之雅未足爲公云云也公顧而嘆曰善其識之矣退謹錄之以獻且以示送公之行者

送沈俠侯序

物固有以無用爲用者眉之著面於官無司而去眉則非人足之所履不過尺旁即餘地若剗而存一尺之蹊善走者不能以步生幸長年耄不足任事然先王隆之爲達尊是故許丞聾而魏相不易鑿齒躃而克襄陽者以爲得半人張旭耽游覽廢民事而主者以他官撕之不易旭也吾友元和沈先生俠侯篤於學而遂

於思天文地形無不通曉尤洞精算術宋秦九韶之九章數書元朱松亭之四元玉鑑李冶之測圓海鏡世所謂絕學先生皆能通之舉丁卯科江南鄉試試禮部屢見擯大挑授荆溪縣訓導不飭於飲病偏枯者累年矣藉扶掖以行神明如常課講不輟今年春布政使檄之入會城驗視先生以不能拜不敢往則檄他人攝其官趣之行學中士相率具狀詣先生主者不可先生遂去先生之居京師也蔗林董相知先生將薦修天文時憲志先生辭之復書曰國史中秘書翰林司之今乃索之

局外是暴翰林短也閣下縱出大公窺伺者保無借此為榮利計乎此又非進禮退義之正也卒不往先生所守如此其肯以學校為養老捄貧之地貽呂叔簡笑乎而未免為儲才者惜此無用物也先生行矣漆園有言予欲求無所可用久矣乃今得之為予大用夫不夭斧斤物無害者是莊子所謂大用也先生其益大之獨居深思優游頤養振古人之絕業使卓然有用于後世是則不用之用視世俗之所用何如也

壽序

成果庭中丞六十壽序

果亭大中丞以　月　日爲生崧之辰道光八年歲在著雍困敦而年六十辱知於中丞者以其日奉介壽之觴禮也中丞少從游於吾邑管侍御蘊山先生以故毘陵人士荷眄睞垂收攬者指不勝屈相與諧兆洛請爲侑觴之辭兆洛避席擇言曰吾聞之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以損益之道通之使有泰而無否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人之生百年爲大期五十而半則始衰天道人事十年小變故世俗自五十以往十年而一稱慶幸

其不衰云爾凡衰之始兆也非疾疢𦵔虺爲之尅鑠也形骸筋骨完固不動第居恒精爽儳然如不自持愀然如不自聊卽泰之消于困著於旅成於損也血氣有滑移驕者矣盈虛之理晝夜之道駐顏遷少誕不足道也易之道受之以節節而信之合於中孚毋以損疾服无妄之藥毋以求益致勿恒之擊循其自然保合太和則變豐息解終日乾乾而否反其類而成泰詩人所歌天保定爾非虛言之而已治化亦然聖人在上則長治久安挽回氣數天地莫之能違也方今天下休養生息日

久

聖天子仁育義正德意洽於域內威靈震于疆外如日方中如歲方夏民生之暢遂極矣風會所形底滯湮鬱若劫劫度日媮甘食好衣不暇爲久遠計此亦氣之潛耗者幾乎中丞爲

天子撫綏南服南服天下之足也嶺嶠外環鉅海海中之國輸珍賮而至者耗中國財歲千萬計而又適足以蕩民志澆民俗養生家有言陰寒之氣常中於足當衛之使其氣通故曰至人之息以踵然則南服之地亦天

下消息之樞矣固護元精辟除患氣以壽斯民他日保
釐政成入佐
天子調元贊化致平康之上理以贊我
皇上祈天永命之治而自致平格壽耇之美是吾黨所
勤勤頌禱于中丞者也若夫一身之康濟一家之茀祿
中丞飫聞之不當以溷左右之聽聞者曰善遂牋之以
爲侑

唐竹虛八十壽序

人之于世或閱數十年如一瞬或一二日間追視之如

數十年盡其所更歷者多則光景之遷流苞蕃變備常異即一人之身自爲今古故古王者敬禮高年謂之五更更之爲言更事多也籀文壽從𡰪象田疇之形取其屈曲究達無不貫通也然則巖居川觀之士偕鹿友而參木侶春榮秋落悠悠去來或酣豢於富貴慺不辨苦樂偃仰尸牖間靡然而俟其盡雖復躋耄耋屆梨鮐皆百年如一瞬者也其不足以爲壽明矣吾鄉竹虛唐先生明荆川侍御之後人也頗負奇氣能文章幼而失恃即從其先贈君挾一硯走四方未幾贈君復捐館舍先

生纔弱冠耳繼賻君之業佐治于名公卿間所至倒屣而滇而黔會大兵誅緬甸遂入幕府馳絕域所贊畫禪益皆有狀臨清回民王倫竊發復從大軍平之既乃倦遊就尉倅于安徽得東流縣典史大府之至安徽者往往聞先生名貧其匡襄檄之赴贛出入常以自隨俄以徵文罣吏議卽不出買屋皖江之濱幅巾布衣閉門課子有終焉之志余每從先生遊問向時長吏名姓行事得失今昔風俗之美惡好尙之醇漓娓娓窮日夜不倦因詢先生少壯所閱及其所見聞者盱衡感慨往往勃

發之氣猶時時見於眉宇間蓋山則嵩高泰岱太華龍門匡廬點蒼及絕域之銅壁鐵壁闊天生橋水則巨海洪河長江濁淮清濟盤江鄱陽具區滇池洱海其所跋涉則深林密箐蠻烟毒瘴洪波巨浪絕崖斷壑之地旌旗鐃吹鋒鏑橫飛支骸撐拄之場其所事則籌燈客座伸紙仰屋歌裙舞扇促飲聯吟蹇驢羸棲星餐霜宿彎弧躍馬磨盾草檄其所接當代偉人則傅忠勇何恭惠阿文成朱文正其餘建高牙樹大纛指顧雷動者不可勝數凡人世間所謂悲愉欣戚慮歎變慴姚佚啟態可

喜可愕之境無不嘗也每聽所述敘淋漓頓挫煙雲變幻陵谷倏忽驚心奪神傻指而思之始似數百歲人先生今年年八十矣腰足强健步履安穩視聽不衰飲啖猶昔抱子弄孫家庭怡怡昔石壂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傅丞年逾八十常諱言老丁金剛年九十能記三十五政唐仲俊年八十五極康甯自言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今如先生甯非其匹乎惜其杜門娛老無志於世否則渭水之師商山之皓猶將爲先生卜焉夫境遇者天地之鑪鞴也事變者生人之鎚

鑿也所以鍛鍊筋骨磨礲精神先生固已經鑪鞲之中
出鎚鑿之外者矣是故其氣凝其行堅其神恬不導引
而和不服食而壯也如先生者可以爲壽矣如先生者
可以爲時之五更矣抑又聞古之養老也執醬而饋執
爵而酳必有乞言所以咨詢黃髮啟誘後進先生之壽
固足以養性保命遺外世俗豈復藉重於尋常祝嘏乎
哉願乞先生一言附之惇史

鄭爾昌六十壽序

嵇叔夜養生論謂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導養得理以

盡性命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則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予以爲理誠有之然此特致養于形骸間耳未足以達性命之精也人之生與天地相肖天地所以長久者有生生之氣以相流通有貞固之氣以爲凝結也吾嘗見夫人之和平樂易多可少否好生而惡殺者往往多壽得生生之氣多也又嘗見夫人之嚴重縝密思深慮遠跬步不肯苟且者亦往往多壽得貞固之氣多也彼區區服食道引竊天地之微和者何足語此哉至于聖人之所謂壽則又不係乎此修身以俟

順受其正全于天者毫髮無虧根于心者四體皆喻功業炳于日月名聲垂于無窮乃足以當之耳此盡性立命之事養形者不足以知之任命者不足以與之爲臣而思壽其君爲子而思壽其親道無踰于此者鄭生經將爲其尊人爾昌封公稱六十觴乞言于余爲書此以詒之道光七年月日

章楚江暨曹宜人六十雙壽序

賴文翠沃之山青岸碧沙之水障滄溟而勃列黍都瀦而肥仁鬱茲岡宦之精是爲冠蓋之巢甲第則文康文

定世濟勳猷淸操則景游景南同編孝友郭北處士著
譜滿家牆東先生躋年大耋載往牒者略可言焉兆洛
家於僑苔鄰此暨陽時桂楣之往還望松門之衡宇今
復忝擁皐比碣諭杞梓雖褒陽耆舊之傳未成於鑿齒
而洛下名園之記早諳於格非心儀通德之門人指烏
衣之巷如

誥封奉直大夫楚江先生暨令妻

誥封宜人曹太宜人者固足配喬木而爲峯姬前徽而
無愧者矣楚江先生贈武功將軍縈波公之令子而廣

東南韶連總鎮午橋先生之叔兄也雍王啟土浦城繼封十六子之皆才一千年之令緒若浙江淮支分徧於海內延英柱國蟬聯冠於史書其惟滎陂公克廸先烈重以錫類昭此義聞孚其惠心虛緣葆眞與物為春用能苞陶計之遺筴享耄期之上齡下以啟佑允嗣垂詒後昆俾熾而昌實大且篤亦惟楚江先生克將明懿嘉以膺受豐祉祚纘經而彌重神照祉而益光斯翟靂之慶有餘而堂構之基無棄也且夫常華敦乎馴行行葦戚其具邇謝有覺舉王有賫炬連株競茁前襟後裾蟣

則河東四裴今則離家三虎有義有禮鄉邦所稱昔者
恭懷丕小先就其名鴻與盛居欲成其龔許武因而割
産推孝以之推肥是皆至性獨成隆誼無匹加以有頡
胄之文通必有顓甚之武達有蔡軌之典守乃有蔡廓
之從公家事王事於焉兩全難弟難兄斯爲璧合惟相
須如左右手故時論無出處嫌先生以伯氏既凋實襄
家督一縑一粟皆見周詳何有何無盡關經畫托業自
晦因心則謙謂王家門戸之寄何但如臣謂阿奴逼朗
之才固應勝我遂使一鶚果騫九霄獨運季君今者方

震華鼓建朱旗揚旍梅關靜析韶石威聲屹乎山岳清
風澄乎海天猶乃公祿必分嘉殊先寄有傳臨海之迎
候同乘無漢丞相之坐兒南嚮用是此念予季彼歌阿
千堂題德星里式和順豈必並管禁近對擁節旄驂駕
二龍分驅兩階而後稱閥閱之盛哉若夫物恒能飭表
裏相應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奇莊敬而不嗃刻廉而
不劌修身為弓矯思為矢動而不括發無不當知上善
之若水故讓知蘊利之生孽故分知穆行之召違故勤
知多欲之害真故儉處物不為細謹讀書必觀大意勞

而不伐𢡟則有功卑養裕生高意濯俗此其是歟況乎刑于之御相莊之美以珩璜之玉聲飾梟雁之藻行宜人婉娩安禮幽閒中詩從容閫閨光益家道櫛縰笄總升堂乳姑有推昭國之孝椎髻布裳提甕出汲有桓少君之賢術法與居同符乎女宗思勞有繼彷彿乎季婦專專小心翼翼綱紀式炳彤管作範庶姜者也於是有熊羆麟鸞之祥有查棃橘柚之產蔚若鄧雲蒨若謝樹或紆青拖紫已冰貴寵于綸綍或銜華佩實方倚名材于膠黌豈徒足散人懷固是同爲家寶瑜珥瑤環各英

莢其見爽來仍雲耳乃蟄蟄其方來是非福之嚮用乎
其爲瑞也孔多矣歲在焉逢日躔營室屬三元之肇慶
舉六秩之介尊方綰齒于瓊籤更齊眉于玉椀時也儕
藹條秀根莢棣通八風循宣百卉含蘤宜其燕衎迨此
良辰銘鐘在庭熟釜在爨羅百珍而潔膳列九鼎以享
賓筵重重兮肆予舞蹲蹲兮酹我衣斑斑兮萊子偕逐
逐兮桐孫魚牲醲酒綢繆恩紀者不可數紀鵲盞魚軒
應時而至嚶鳴弁羽罔不畢睽友朋則柳陸殷顏戚婣
則崔盧楊穆花花草草雅雅魚魚咸將抒其述德之悃

擷其芬芳之口以效頌禱之意以展攄歷之歡撰以報辭假諸兆洛夫福者備也備順之名壽者疇也疇德之致惟先生達乎順而富於德故能馭壽車而登福衢黎駘始然胡耇未已以樂易得永久不將迎而彭籛緋衫牙笏何足為先生誇玉鼓金鹽何足為先生顯榮光所鏡行飛入鼎之精鳳鳥自歌卽是載民之國雅有鸑鷟之君子福祿宜之爾惟醉飽於太平受命長矣

晁母蔡太宜人八十壽序

懿矣哉賢明之化也含章以貞之和平以咸之恒物以

閑之非貞不光非咸不亨非閑不正光乃大亨乃久正乃成然後萬福之基遂百順之道備有小星樛木之美則有螽斯麟趾之祥有在桑在榛之儀則有四國萬年之譽記諸青史垂諸金版國有越焉吾閩諸吾友張翰林泉文道晁母蔡太宜人之行也肸飾軌儀亮章圖史專專小心循法興居柔而不犯寵而不劇惠而不慝勤而不斁珩璜琚瑀之範內則母儀之訓靡不式矣靡不釗矣母之遊於晁也贈君名山先生當強仕之年嘉耦王夫人始舉冢嗣尙忠夫人惻羨祥之不昔也內職之

莫甄也好逑之之賢也寤寐劣貌勤思反側夢卜之祥
爰護於母於是鍾慶百男有才子七人用濟美於高陽
之元高辛之愷暨乎贈君夫人相繼謝世母勤慈治中
化訓內外夙夜崇道動作由禮與道屈伸知世紀綱敦
仁勵翼以覆露諸子慈惠均一攝固以身順德以斆之
擇言以教之擇師保以相之求賢才以翼之諸子旣師
事張翰林翰林官於朝則畫明經晉卿黃上舍小仲相
繼授館焉皆時之碩彥人之儀型相語以義相劘以德
因體能質若川叩沛文通武達昭融高朗濟濟奕奕錢

戩如也語曰樹於有禮爻人必豐保是言也是宗宜亢

昔者泉邸鐙遴實誕懿子敬叔屬諸達人澂卬洙泗身

通六藝所以成蕃廟之祥發亞聖之胄者也今母任肅

純確允迪茲德旣蔭庇之又封殖焉閨閫之內燕爲醴

泉扇爲景風昌厥藩青瓚祥儲社啟古女師德象之篇

省其典圖其何以尚茲母之生也歲在鶉尾之次今茲

歲次元枵而母年八十維時日月會於壽星天明昌作

百嘉登成尚忠諸子涓其令辰選其馨香潔其酒醴愼

其乘服帥其僚友合其嘉好以講事成章介景福綴百

祿昔也有杜渭渭今也盈升遐條自天祐之慶莫大焉夫蒸老乞言惇史之盛典也手攜事示諄誨之隆心也閫門之範將於母乎覲之能勞之訓將於母乎聞之播徽淑於彤管並金石而比壽豈與夫升恒川阜頌禱之彌文哉諸子其繼昭令聞纘帥舊德蘧舉嘉義保世以滋大揉蹈武於燧微抗賢明於任姒豈不韙哉詩有之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母也以之又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諸子以之矣

余母周太恭人八十壽序

嘗讀潘安仁閑居賦至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履長筵列孫子輒歎其侍養得理足以致親之歡心夫安仁負才不偶自嘲宦拙不顧違膝下色養屑屑從升斗之役亦可謂賢矣乃行違其言卒昧知足之戒慚負阿母然則板輿長筵特口體之養焉耳烏足語於先意承志之道哉余君佑堂以進士起家服官粵東初宰高明有循績上游知其賢移以自近遷番禺擢知南雄州所至理劇如易令下如水治行卓然孚於同僚以獲於上方列剡薦膺峻擢矣太恭人顧念宦途之險若涉大水風利

帆舉所届盜不可知又諸孫各已成長官廨煩溷非潛心誦讀之所慨然思歸佑堂卽日具狀以親老請給長假歸養上游惜其才不許慬而後得請于是奉太恭人還里第潔白華以供膳探林芳以佐羞晨歡夕娛扇枕紘詩肄雅之聲順乎耳象勺綵紛之色悅乎目稚幼足乎飴粟問遺稠于筐篚舊痾于焉悉捐氣體乃以大遂年躋耄耋神明不衰蓋佑堂養志于形聲之表以備物不匱者可知也歲陽柔兆二月之吉爲太恭人八十攬揆之辰交知子姓登堂奉觴致鞠𦚧之敬屬致言

于兆洛兆洛與佑堂同出大庾中堂可亭師之門又屬有葭莩之親於佑堂頗悉而太恭人之歸於余也逮事太姑奉尊嫜威姑以致怡養甚謹其事姑嫜也婉愉進退天情自流內外稱孝其理內政也約己勤力在貧如志就養高明時值邑遭風災悉撤簪珥貲以助賑居恒屏紈綺絕甘旨閱數十年如一日教訓子孫必於勤儉夫誠孝者獲天之本也慈和者集福之基也寶嗇者尊生之要也是以履豐亨而不居末盛滿而已戒乃深有得乎老氏知足知止之訓而符乎長生久視之道者也

抑又聞之昔先王之於士也以其身爲國用則必恤其私士之仕也皆於州域之中卽有出疆之使亦不踰時輒返然殷勤慰勞之者猶爲之作歌曰王事靡盬將母來諗其體之也如是歸熙甫曰今海內爲一仕而去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竆日月之出入犇其私以爲國焉亦今時入官者之所其慨也假令佑堂乘順風展鴻翼指顧霄漢騫騰羽毛度此時所至固已身都巍膴天下仰跂足以爲太恭人榮而求如今日之雍容里閭招集親鄉敘平生之情話菽高堂之晝錦豈可得哉若佑堂者

眞能服太恭人之訓者也眞能不屑屑於升斗之役而承歡色養者也夫重其祿而輕其身與重其身而輕其祿佑堂辨之審矣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由是而九秩而百年爲歡未央豈以人世之寵榮易天倫之至樂哉壽觴舉慈顏和其誦言於太恭人之前亦可粲然一笑也已

章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吾嘗學易矣家人之小畜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蓋卦之象通乎鼎以木巽火有烹飪之象壽二以柔得中而

正位乎內上率九五之陽饋獻之義也是卽言之物行之恒矣卦之利女貞者在此故無不吉禮內則之訓曰女子十年不出禮相助奠納酒漿籩豆脯醢故召南美有齋之季女於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割烹煎和之事皆以屬之夫以深閨貴媛僮僮祁祁節環珮而淑容止乃責以入廚洗手刀匕是供其爲煩辱甚於澣葛絺綌而古之人不以爲褻越而必勤而嫻之者何哉傳曰味以實氣氣以行志外傳曰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味入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過愆之

度故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平天下者尚取於宰也正位乎內義莫大于此矣燕橋先生與先兄午初同師嶧山嘗先生相善也兆洛以此獲交焉既又聘賢女為次子顧婦往來益密得飫聞親母孺人之閫德未幾洛來主暨陽書院講席時時過從君每命治膳而飯焉肴不必多惟其腴味不必醲惟其旨故嘗樂從君飯蓋暨陽風俗婦女不操作有宴會賓客肴膳皆取辦于肆質粗而物雜味之辨味

而燕橋每有客食孺人必躬自輯治故能精潔如是而

君亦稱孺人能勤小物不厭勤苦也君歸道山後孺人

誨廸二子勖以不墜前業均篤於操行鄉黨稱善今年

月日太孺人七十誕辰屬在戚好無不奉春酒爲純嘏

之祝洛得與末行焉念孺人懿德純行稱于戚黨朋者

不可僂指述而特舉瑣屑之事爲衆賓避席擇言以推

原集福之本卽由于此者誠以五行之秀首重食味故

珠得其正則氣和而心平食之者尙足以益生而輔德

況爲之者出以明潔之心成以靜愼之氣其所以自育

其德自養其和者不問可知也而孺人之所以治內政勖將嘉訓義方無不以其和平之美成物恒之範叶貞吉之占而卹以順之養正爲鼎之凝命純明强固繁祉考壽亦茂不由此也則以洛之飽乎德者請諸君子其味其腴羣舂一觴勸孺人加餐不稍愈乎撥拾朮序詮閫范之篇詞縈而無當者乎

周母劉孺人七十壽序

暨陽之俗凡爲其親引年稱觴每不于誕日而于歲首蓋及人事之閒暇又循賀歲常儀藉以招集族姓姻黨

朋友故舊流遮飲讌往往兼旬涉月所費或數百金道光十二年例封孺人周母太孺人年登古稀諸子丙子科副貢權國子監生燦戊子科舉人鈞文學斌將循鄉邦舊風御賓客以介叟壽𠪨具以待孺人止之曰今歲澇祲貧者糠籺不繼我獨酒肉宴樂能甘之乎不如以所儲㑥分餼鄉里之貧者雖所及者少未爲無所濟吾心之歡歡于吉語滿耳珍羞滿頤也諸子謹從命散所儲撰具之貲財以匡乏困是歲官以勸分給賑按戶計口而授之貧戶間有遺者有雖得賑而不足于食者于

是求其遺者補之不足者津之里中大歡孺人設帨之辰在十月二十八日諸子率其婦子摶杖几拜家慶求一言以侑觴酹之尊以娛孺人予居江陰日久鈞與斌又皆嘗從予遊故于門內之行粗有所聞焉孺人例贈文林郎鴻山先生淑配也愉婉以順于舅姑淑慎以宜于家室幽閒以當于夫子贈公棄養時諸子皆幼孺人持門戶如丈夫篤義方如師保用能使衰者振起微者燗明矯翼繼踵斐然爭奮於科名盍即郡世俗之彌文良施生之實意而敬恭之道慈惠之懷稱物之襃揄揚

之衷愜宏之量無不具見焉矣吾聞之壽者酬也所以酬德福者百順之名也順於道順於人則順乎天而天心享焉孺人之壽固未有艾也承餘慶集嘉休俾昌而大無有後艱以致其福於太孺人則諸子之責也諸子其可以無勉乎哉道光十二年某月日

祝母湯太君七十壽序

世俗以盈十歲數爲父母稱慶誕日設酒醴集賓朋聚親串歡欣獻酬或至浹辰以外此春酒介眉之遺得禮之宜者也道光十五年二月祝氏漢船昆季將爲賢母

湯太君稱七十觴而屬序於余余與子常炳季為兄弟交後又申之以婚姻屈指四十年憂喜欣戚無不同也其家之人老少尊卑性情意量無不悉也太君炳季二兄之配太君之姑蔡太安人在時子常怡怡色養長侍左右炳季時時負米遠遊歲時一省侍太安人顧而樂之憶七十誕辰兆洛亦與賓友之末捧觴上壽賦詩交懽子婦孫兒環繞膝下覺太和之氣充庭闈誠可樂也自是以還門祚多故相繼凋謝寂寂者十有餘年矣而太君今日乃始繼之日月不處往者難追人生稱心

賜簋之日何可多得以是爲漢船昆季幸且爲太君慶也太君事舅姑得歡心和妯娌訓兒孫節儉持家寬和御下其行事情性一效法蔡太安人而肖之繁祉老壽固宜其來有量長君漢舫次君質夫皆開塾授徒誦讀之聲盈庭季君鼎望已列弟子員方期遑到門庭振振不替世德二女俱適望族時歸省問諸孫林立成行天倫之樂有樂於此者乎漢船昆季其益增虔勛德婉愉致歡以迓天休以養太君之志更閱十年尚得扶杖庭階再拜稱嘏與觀盛禮爲親串美談斯拱而竢之爾

陳母吳太夫人七十壽序

凡物之悠久者必其不變者也不變由于真常真常本於和平此自然之符也人之所以爲生者血氣而已血流于氣而情實役氣姚佚啟態變慹日夜相侵遷則精神熒亂不得須臾平而性天動搖焉此其所以不能悠久者矣若陳母吳太夫人庶幾能以和平養性而不變者焉太夫人昆府贈君之配而吾門人陶耕之賢母也吾邑零陵大令鹿柴吳先生之女吳故甲族贈君爲館甥于零陵署中璘瑜燕婉人以爲羨未幾以侍養偕歸

贈君故寒素貧甚井臼之事皆躬親之太夫人怡然爲諸婦率洎贈君捐館舍二子幼家益落太夫人持之如常陶耕有弟曰曉村皦而能文幾有成矣復不祿居室益以拶懼而太夫人從容起居未嘗見鬱悒之色御下寬和不大聲色而見者自嚴憚蓋太和在抱豐約一節不爲境遷不爲物累如此今年某月太夫人七十之辰陶耕請予文爲侑觴之歡予惟太夫人之德合於坤貞得主有常安固而不變所受於天者然也情志眞則血氣常守其宅得於天者全而德又有以副之悠久之理

又何疑焉兄齒繁祉未有艾也陶耕通三式之學能食貧守素養太夫人之志亦能安于命焉夫能安命者斯能達天此非數之所能及也而恒由修心繕性以致之願更以是爲陶耕進也道光十七年月日

盛母陳太夫人六十壽序

予于江陰識不崖盛君瑜醫士也立行修潔接物和愷精精以給事啇精于其業而未嘗與人競予甚敬之語予曰瑜十歲而失怙兩弟長者三齡幼才彌月家窶甚旁無強近親無所賴以謀朝夕母氏紡織以爲生資之

撫字次弟已長能自立矣忽亡去不可蹤跡幼弟以生時乏乳長而孱弱殊甚去年年二十九矣竟夭逝瑜小時不能從師讀見識字者輒從問字漸乃通曉母篝燈宵織依母旁習所識字母織常達旦也有舊時鄰居老翁年八十矣謂瑜曰曩與而居隔一垣耳夜嘗聞機杼聲我雞鳴輒起趁虛市杼聲未息也日以爲常當雪厚盈几覊風如刀葦薄蔽窗身被枲衲太夫人殆鐵爲骨哉暨予業醫幸能具食而母勞勤如昔不肯少息曰吾不慣坐食也瑜無以爲養疏食僅飽布衣僅煖又兩弟

一亡一死母心中豈能無惻惻而微窺母顏怡然若自得者明年春吾母年六十矣啜菽飲水何以爲歡得吾子一言跪而陳之或可慰劬勞之思破涕爲笑乎予聞之肅而立仰而言曰天之有力以玉成人也乃如是哉凍沍不容生發不遂能凍沍者必其生理完足生氣凝聚者也由是而暢遂之其機其力豈有量哉剝必復否必泰理固然也且患去而幸曰愉福至而恃曰怠則集福之地狹狹則福之至者亦有限矣太夫人說以行險不失其所亨樂而無荒能將之以敬此固居易俟命之

君子所爲無入不自得者也夫康甯富壽天所以畀有德者也太夫人之介景福保天祿也固無歉焉吾子其敬承哉盍懋乃修盍勖爾虔則盍篤其慶太夫人純明强固翼貽子孫合天人之符爲邦家之光豈僅以芝抄术序後頌禱之靡文爲一身之榮豫已哉

祝母吳太安人五十壽序

既醉之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備五福也而歸之於永錫爾類室家之壼蓋齊家必本於修身身行道則行於妻子凡珩璜笄珈酒漿筐筥閫職之詳無不具宜

而後宜其室人御於家邦關雎麟趾所以爲萬福之原也所謂釐爾女士以成錫類之美者也吾于例封安人祝母吳太安人而得女士之義焉安人例封承德郎候補鹽課大使賡颺祝君之配也予始獲交於其家聘君于常因識鹽監既又主講暨陽書院而鹽監實董書院事於予如主賓得共朝夕者數年未幾鹽監物化予爲之綴述生平行誼甚悉令子都察院都事維祺亦從予遊讀書自愛能繼其業門庭蔚然乙未十二月維祺來請曰維祺之母明年爲五十之誕將以正月初旬潔春

酒集賓朋爲慶願先生一言爲鞠歷之獻予稔知安人之賢又感于鹽監之往事其可以無言乎安人雲南麗江縣知縣愼堂先生之女也先生居華墅年八十餘矣懸車佈巾婆娑林泉每至邑中必詣予于書院行中規矩言中彝倫尤亹亹於忠孝往事及立身大節終日不倦知安人之得於庭訓者固已深矣安人之于歸也逮事咸姑暨祖舅姑左右就養咸得歡心其事夫子也莊以和其飭家事也勤以穆鹽監有庶祖毋無子而老疾侵尋安人奉之如禮沒其身焉接戚黨姻婭無不中度

撫婢僕厮養嚴而有恩意於家之用制節謹度戒華靡敦樸厚惓惓以是訓其子家之事夙興夜寐嘗親之不自逸也維祺以是能奉聖善之範守純固之基卓然於士大夫之口以不隕其家聲所藉宜家之壼者豈不懿哉夫安人承華名閥膺豫誥門昭明裔助矣肸飾褘翟周旋宮壼威儀孔時矣精神强固而熾而昌天被爾祿矣雍容戲彩人誇國士永錫爾祚矣士君子之五福集於安人之一身斯其爲女士也又奚疑焉抑又聞之禮五十曰艾解之者曰艾治也能制斷以自治而治人也

又曰長也養也大也久也安人之德既足以治其身以治其家矣方將長其年養其和以大其家而久其淑聞者豈有既哉保艾爾後安人有焉福祿艾之卽以爲安人介雅之歌矣道光十六年正月穀旦

謝母徐太宜人七十壽序

予主講暨陽七年于茲于邑人士無不習謝故名族代承詩禮纓有例贈奉直大夫東緯翁者敦內行以孝友稱於鄉黨尤精于醫學所著書學者傳習焉有子八人藏亭畝芳皆補邑弟子員燕賢援例州同青渠能傳君

之學爲邑醫士冠餘皆彬雅雍容士林多與予善常丐予爲東緯翁作家傳故能知其詳例封太宜人徐太宜人者東緯翁之德配也淑愼宜家温仁裕德東緯翁捐館後實能勗率諸子閑以義方俾不替先緒今年春爲太宜人七旬誕悅之辰其館甥奚生樹芳丐余爲屏障之文樹芳余外家羣從子歲時饋問往還旣慣故于太宜人之言行尤悉不可以無言也昔子夏之序詩也曰旣醉備五福也醉飽酒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其詩頌萬年美介福界天祿而錫類之慶歸諸釐女士而從

以孫子東辯翁以士君子之行昭明高朗太宜人以引
以翼威儀孔時有才子八人文孫三十餘人曾元繩蟄
日益暢美於蘋女士之義洵乎其無愧矣夫福莫福於
百順咸備壽莫壽于保世滋大太宜人之所以壽其家
即所以壽其身也諸子奉太宜人之訓受此繁祉其益
明發㬎虔允廸士君子之行而並茂其祈年錫羨之精
意則謝氏之福未有艾而太宜人之壽亦正未有艾也
請書之以爲樹芳鞠歷之獻

鄭母秦孺人吳安人七十並壽序

孺人秦太學生鄭君繪爵之配安人吳鄭君繪貴之配兩君兄弟也孺人安人先後也兩君一堂怡怡孖子妻子孺人安人黽勉淑慎宜其室家同德也如同氣焉兩君景命不融孺人安人益相得無間不啻女兄弟齒相差一歲會丁亥歲安人六十之誕其子濟泰將爲稱觴安人蹙然曰不可以先姒婦兩室子姓遂體兩母意合而壽之其族父際昌爲之序歲丁酉屆古稀之誕矣將仍故事其稱觴脩之慶而請序於予予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能致其和則順氣成象矣天下陰柔之性易生

乖戾二女同居聖人繫睽而懼之今二毋之雍容雅懿
如此則性行之純一可知其服習於詩禮珩璜之教者
亦可知而兩君當日所為反身威如端躬化之本者抑
可知也身脩則家齊家齊則賢才生固宜濟泰之褎然
士林克世其美孫曾繩繩家室康阜哉天眷有德承錫
爾類景福昭明是集繁祉南山松柏之篇不足罄毋所
受之祉矣濟泰又言濟泰將稱觴二毋戒之曰毋多殘
生命以設筵宴誇賓客其移所費修宅旁久圮之橋以
便走集者濟泰遵慈命眘歸告訖二毋色喜嗟乎自愛

其生則能愛萬物之生自得其道則願人之共得其道此尤成已之仁成物之智接而時生于心者也世俗謂之養福儒者謂之知天養福者福歸之知天者天壽之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也則二毋之壽正未有艾哉道光十有七年正月

養一齋文集卷第九